

官場

清
李宝嘉
著

現形記



官场现形记

〔清〕李宝嘉撰



官场现形记

[清]李宝嘉 撰

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23.875印张 690千字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228—03584—4/I·1282

定价：21.80元

前 言

19世纪末叶是我国近代史上风云变幻的时代。戊戌变法惨遭失败,义和团运动也遭镇压。从此以后,清王朝统治日趋腐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一些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以小说为武器来暴露社会黑暗、痛斥腐朽政治,鲁迅先生称这类小说为“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是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同类小说中最著名、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别署南亭亭长、游戏主人,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李伯元生于山东,六岁丧父,由伯父抚养,早年以公子哥儿兼寄食者的双重身份,在伯父家里闲居、读书,一事无成。随宦生活为他了解官场情况提供了条件,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其后曾参加科举考试,不第。1896年,携眷迁沪,先后创办《指南报》等报纸,并应聘主编《绣像小说》杂志。同时发表了大量作品,计有长篇小说五种、长篇弹词两种、剧本一种、杂著数种,又精通诗词书画,一时文名大噪。

《官场现形记》全书六十回,写作于1903年至1905年。此书一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不仅多次再版,而且模仿之作接踵而至,以致各种各样的“现形记”充斥书市。《官场现形记》最初载于《世界繁华报》,后有崇文堂石印本行世,我们这里系据崇文堂本排印。

《官场现形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千奇百怪、惟妙惟肖的晚清官场群丑图。小说共写了三十几个官场故事。故事发生在十一个省份,包括了大半个中国。涉及到的大小官吏更达百人以上,上自皇帝、太后、军机大臣、太监总管,下至府、州、县官以及佐杂小吏,无不应有尽有。

这些官吏，虽然职有大小，位分尊卑，却毫无例外地逃不了一个字的主宰，那就是“钱”。在他们看来，世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是一种“买卖”，而做官是最好的一种“买卖”：“任他缺分如何坏，做官的利息总比做生意的好。”因此他们的座右铭是：“千里为官只为财。”为了这一桩最好的“买卖”，有的甘受“十年寒窗苦”，以换取那“金榜题名时”；有的不惜倾家荡产，干脆买一副红顶花翎。一旦大印到手，便把良心揣起，使出浑身解数，拼命敲骨吸髓，搜刮民脂民膏。然后暗中行贿，或公开买官，以求升迁。如此周而复始，官越做越大，钱越捞越多。譬如，舒军门单单克扣军饷一项，每年就可捞到上百万两。查办浙江一案的钦差，只玩了个“只拉弓，不放箭”的小手腕，两百万两便进了腰包。

因为做官是如此“一本万利”，而且官越大利息越高，因此各级官吏为了升官发财，任何寡廉鲜耻、丧心病狂的勾当都干得出来。小说写绿营管带冒得官为了保官、升官，竟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当作礼品送给上司羊统领蹂躏；候补知县瞿耐庵为了得“优缺”，让自己五十多岁的老太婆，拜了个制台府里二十来岁的丫头为干娘；尹子崇使用偷梁换柱之计，竟将安徽的全部矿产私自卖给了洋人；胡统领为了邀功，更把无辜百姓当“强盗”任意屠杀，还谎报军饷三十八万两；刁迈彭为了巴结上司，不惜用阴谋诡计，骗取公文，害得盖道运等三人充军边疆。总之，只要能升官发财，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寺院、钱庄、妓院、烟馆、姨太太的卧房，都成了卖官鬻爵的交易所。作者用一个个小故事把大大小小的官场丑事串连起来，组成了一幅晚清官场的百丑图。

李伯元还把他的笔锋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这个晚清的实际统治者公开承认：“通天底下一十八省，那里来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说，我也装做糊涂罢了……”她不仅允许并纵容官吏贪赃枉法，而且她自己就是头号的贪污犯，既公开卖官，又暗中受贿。比如贾大少爷的一次“孝敬”，就达十万两。这就充分说明，晚清“政令倒行”的“罪人”，不仅是部分贪官、昏官，而是从中央到地方、从“老佛爷”慈禧太后到各级官吏的整个统治集团。这种揭露和批判的深度和广度，使《官场现形记》与只反贪官、不反清官、更不反皇帝的公案小说划清了界线，成为彻底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官场现形记》不仅写出晚清的统治集团已经完全丧失了治理内政的能力,而且写出他们完全丧失了保卫“社稷”的能力,甚至数典忘祖,认贼作父。他们恬不知耻地说:“将来外国人果然得了我们的地方,他百姓固然要,难道就不要官么?没有官,谁帮他治理百姓呢?所以……他们要瓜分,就让他们瓜分。”这帮官吏实际上早已成为洋人的奴才和帮凶。他们甚至不等帝国主义列强来瓜分,早已把中国的土地“一块一块送掉”了。《官场现形记》通过对统治者奴颜卑膝的丑态的大量描绘,告诉人们,晚清的统治集团,已成了一伙可耻的卖国贼,是洋人的奴才。

李伯元对晚清的封建统治集团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之后,似乎意犹未尽,恨犹未泄,因此借作品人物之梦,把晚清官场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畜生的世界。”这意味着李伯元不但对这个统治集团完全绝望,而且深恶痛绝。然而李伯元对中国的前途却不但没有绝望,而且充满了信心。他极力“想跳出”那个“畜生的世界”,并“一心要想救救中国”,同时也相信“二十年之后”,中国一定会“换了一个世界”,一个“先前那一班畜生一个不见”的“太平”世界。可惜的是,他并不知道到达这个“太平”世界的途径,找不到医治现实、救治国家的药方。他曾设想用“陶熔”官吏的办法,可是他只能做到“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而想不出“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他又幻想出现“天崩地裂一般”的变革,但心里“恍恍惚惚”,又不知如何变法。他甚至连那个“畜生的世界”都“跳不出去”。这不仅是李伯元的悲剧,而且是整个一代人的悲剧。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及其他爱国志士,都曾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最后都失败了。因此我们不应该苛责李伯元,倒应该感谢他。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晚清政治的形象史,一笔珍贵的历史文献。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史料价值将不断增加。

从我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官场现形记》的功绩也是不可低估的。我国的小说,曾经经历过由“志怪”到“志人”、由取材于历史到取材于现实的发展过程,小说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趋于密切。然而在封建统治相对稳固的早期和中期,作家毕竟有所顾忌。比如《儒林外史》写的是当代的事,却不得不假托于明代。只有到了清末,这种局面才被彻底打破。于是出现了大批直接抨击时政、尽情

暴露官场的小说家，而李伯元正是其中的开路先锋。李伯元不仅在《官场现形记》中大胆喊出了官场是“畜生的世界”，而且塑造了一大批贪官、昏官的形象，从而丰富了我国小说的人物画廊。

从艺术角度而言，《官场现形记》也颇具特色。在揭露官场黑暗时，作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将揭露对象的种种丑态，淋漓尽致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刻画封建官吏形象时，作者能根据人物不同的出身、教养、身份、地位等，来写他们的不同表现。这样，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使他笔下的晚清官场群丑图显得千姿百态，呼之欲出。

当然，总的说来，与小说史上的一流名著（如《儒林外史》等）相比，《官场现形记》艺术上的不足也是很明显的。有些内容大同小异，人物性格大多缺乏细致深入的挖掘，显得揭露有余，含蓄不足，给人以浮泛之感。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1
第 二 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9
第 三 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	20
第 四 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30
第 五 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39
第 六 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50
第 七 回 式宴嘉宾中丞演礼 采办机器司马滥交	60
第 八 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头无路	71
第 九 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82
第 十 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92
第 十 一 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轧斗心思	104
第 十 二 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116
第 十 三 回 听申飭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127
第 十 四 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140
第 十 五 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153
第 十 六 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166
第 十 七 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178
第 十 八 回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193
第 十 九 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207
第 二 十 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220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丑	弄巧成拙蓦地撒差·····	231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	244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255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268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283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295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306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317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統領宴宾番菜馆·····	331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344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360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374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388
第三十四回	办义賑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403
第三十五回	捐巨资纨绔得高官	吝小费貂珣发妙谗·····	417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429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444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455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467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诨多才·····	478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491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501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龌龊堂构相承·····	511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523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538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553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566

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576
第四十九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589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604
第五十一回	覆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619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635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649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纤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662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衔条州判苦求情·····	673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689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707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719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733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喜笑怒骂皆为文章·····	744

第一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并无他族。这庄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户人家，祖上世代务农。

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居然请了先生，教他儿子攻书。到了他孙子，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乡里人眼浅，看见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庄的人都把他推戴起来，姓方的便渐渐的不敌了。

姓方的瞧着眼热，有几家该钱的，也就不惜工本，公开一个学堂，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这举人姓王名仁，因为上了年纪，也就绝意进取，到得乡间，尽心教授。不上几年，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有的也会对个对儿，有的也会诌几句诗。内中有个天质高强的，竟把笔做了“开讲”。把这几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

到了九月重阳，大家商议着，明年还请这个先生。王仁见馆地蝉联，心中自是欢喜。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他父亲叫方必开。他家门原有两棵合抱大树分列左右，因此乡下人都叫他“大树头方家”。这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怎么大的能耐，便说自明年为始，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不在话下。

且说是年正值大比之年，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考罢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说。到了重阳过后，有一天早上，大家方在睡梦之中，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大家被他惊醒。开门看处，只见一群人簇拥着向西而去。仔细一打听，却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

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得了这个信息，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只见有一群人，头上戴着红缨帽子，正忙在那里贴报条呢。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西瓜大的字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搁在肚里。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一头看，一头念

道：“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应本科陕西乡试，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报喜人卜连元。”他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正在那里咂嘴弄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声“亲家”。方必开吓了一跳，定神一看，不是别人，就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

原来这方必开，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他已有心攀附，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托人做媒，许给赵温的兄弟，所以这赵老头赶着他叫亲家。他定睛一看，见是太亲翁，也不及登堂入室，便在大门外头当街爬下，绷冬绷冬的磕了三个头。赵老头儿还礼不迭，赶忙扶他起来。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一面说道：“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咱从前常说，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是再不错的。十年前，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王老先生饭后无事，走到书房，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哩。王老先生一时高兴，便说我也出一个与你们对对。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下雨’两个字。我想着；你们这位少爷便冲口而出，说是什么‘出太阳’。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说道：‘“下雨”两个字，“出太阳”三个字，虽然差了点，总算口气还好，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你老想想看，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赵老头儿道：“可不是呢！不是你提起，我倒忘记这会子事了。眼前已是九月，大约月底月初，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等王老先生考试他们。将来望你们令郎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方必开听了这话，心中自是喜欢。又说了半天的话，方才告别回家。

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家里人摆上饭来，叫他吃也不吃，却是自己一个人，背着手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什么“捷报贵府少老爷”，什么“报喜人卜连元”。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他是曾经发达过的人，晓得其中奥妙，听了听，就说：“这是报条上的话，他不住的念这个，却是何故？”低头一想：“明白了。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东家见了眼馋，又勾起那痰迷心窍老毛病来了。”忙叫：“老三，快把你爹爹搀到屋里来坐，别叫他在风地里吹。”

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听了这话，忙把父亲扶了进来。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就跪在地当中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先生忙忙还礼不迭，连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一面嘴里说：“东翁，有话好讲，这从那里说起！”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就拿手指着老三问道：“东翁，你是为了他么？”方必开点点头儿。

王仁道：“这个容易。”随手拉过一条板凳，让东家坐下。又去拉了老三的手，说道：“老三，你知道你爹爹今儿这个样子，是为的谁呀？”老三道：“我不知道。”王仁道：“为的是你！”老三说：“为我什么？”王仁道：“你没有听见说，不是你赵家大哥哥，他今儿中了举人么？”老三说：“他中他的，与我甚么相干？”王仁道：“不是这样讲。虽说人家中举，与你无干，到底你爹爹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老三道：“他辣他的，又与我甚么相干？”王仁道：“这就是你错了！”老三道：“我错甚么？”王仁道：“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儿子，既然叫你读了书，自然望你巴结上进，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挣个举人回来。”老三道：“中了举人有甚么好处呢？”王仁道：“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点翰林，好处多着哩！”老三道：“到底有什么好处？”王仁道：“点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喝道。阿唷唷，这些好处，不念书，不中举，那里来呢？”

老三孩子虽小，听到“做了官，就有钱赚”一句话，口虽不言，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闷了半天不作声。又停了一会子，忽然问道：“师傅，你也是举人，为甚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那时候，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儿子的一番话，心上一时欢喜，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后来又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他就哇的一声，一大口的粘痰呕了出来。刚刚吐得一半，忽然又见他儿子回驳先生的几句话，驳的先生瞪口无言，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不往外吐了，直钩钩两只眼睛，瞅着先生，看他拿什么话回答学生。

只见那王仁愣了好半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面色很不好看。

忽然把眼睛一瞪，吹了吹胡子，一手提起戒尺，指着老三骂道：“混帐东西！我今儿一番好意，拿好话教导与你，你倒教训起我来了！问问你爹爹，请了我来，是叫我管你的呢，还是叫你管我的？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这还了得！这个馆不能处了。一定要辞馆，一定要辞馆！”这方必开是从来没见过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今儿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冲撞了他，惹出来的祸，但是满肚子里的痰，越发涌了上来，要吐吐不出，要说说不出，急的两手乱抓，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老三还在那里叽哩咕噜说：“是个好些儿的，就去中进士做官给我看，不要在我们家里混闲饭吃。”王仁听了这话，更是火上加油，拿着板子赶过来打。老三又哭又跳，闹的越发大了。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赶了进来，拍了老三两下，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赔了许多话，把哥子搀了出来才完了事，按下不表。

且说赵老头儿，自从孙子中举，得意非凡。当下就有报房里人，三五成群住在他家，镇日价大鱼大肉的供给，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赵老头儿就把一向来往的乡、姻、世、族谊，开了横单交给报房里人，叫他填写报条，一家家去送。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到城里雇的厨子，说要整猪整羊上供，还要炮手、乐工、礼生。又忙着检日子请喜酒，一应乡、姻、世、族谊，都要请到。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从此以后，又多几个同年人家走动了。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自家门前两根，坟上两根，祠堂两根。又忙着做好一块匾，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孝廉第”三个字，想来想去，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只有坟邻王乡绅，春秋二季下乡扫墓，曾经见过几面，因此渊源，就送去了一分厚礼，央告他写了三个字，连夜叫漆匠做好，挂在门前，好不荣耀。又忙着替孙子做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

赵老头儿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见识有限，那里能彀照顾这许多，全亏他亲家把他西宾王孝廉请了过来一同帮忙，才能这般有条不紊。当下又备了一副大红金帖，上写着：“谨择十月初三日，因小孙秋闱侥幸，敬治薄酒，恭候台光。”下写：“赵大礼率男百寿暨孙温载拜。”外面红套签条居中写着“王大人”三个字，下面注着“城里

石牌楼进士第”八个字。大家知道，请的就是那王乡绅了。另外又烦王孝廉写了一封四六信，无非是仰慕他、记挂他、届期务必求他赏光的一派话。赵老头儿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说赶初一先打发孩子赶驴上城，等初二就好骑了下来；这里打扫了两间庄房，好请他多住几天。帖子送去，王乡绅答应说来，赵老头儿不胜之喜。

有话便长，无话便短。看看日子一天近似一天，赵家一门大小日夜忙碌，早已弄得筋疲力尽，人仰马翻。到了初三黑早，赵老头儿从坑上爬起，唤醒了老伴并一家人起来，打火烧水洗脸，换衣裳，吃早饭。诸事停当，已有辰牌时分，赶着先到祠堂里上祭。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屁股后头才是他爷爷，他爹爹，他叔子，他兄弟，跟了一大串。

走进了祠堂门，有几个本家，都迎了出来。只有一个老汉，嘴上挂着两撇胡子，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坐在那里不动。赵温一见，认得他是族长，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大公公”。那老汉点点头儿，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单让他一个坐下，同他讲道：“大相公，恭喜你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不知道我们祖先积了些什么阴功，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听见老一辈子的人讲，要中一个举是很不容易呢！进去考的时候，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站在龙门老等，帮着你抗考篮；不然，那一百多斤的东西，怎么拿得动呢？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朝里的主考。等到放榜的那一天，文昌老爷穿戴着纱帽圆领，坐在上面，底下围着多少判官，在那里写榜。阴间里中的是谁，阳间里的榜上也就中谁，那是一点不会错的。到这时候，那些中举的，祖宗三代又要到阴间里看榜，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谢恩，总要三四夜不能睡觉呢！大相公！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真真是不容易呢！”

爷儿两个正在屋里讲话，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闹。问是甚么事情，只见赵温的爷爷满头是汗，正在那里跺着脚骂厨子，说：“他们到如今还不来。这些王八崽子，不吃好草料的。停会子告诉王乡绅，一定送他们到衙门里去。”嘴里骂着，手里拿着一顶大帽子，借他当扇子扇，摇来摇去，气得眼睛都发了红了。

正说着，只见厨子挑了碗盏家伙进来，大家拿他抱怨。厨子回

说：“我的爷！从早晨到如今，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为的那一项？半个老钱没有看见，倒说先把咱往衙门里送。城里的大官大府，翰林、尚书，咱伺候过多少，没瞧过他这囚攘的暴发户，在咱面上混充老爷。开口王乡绅，闭口王乡绅，像他这样的老爷，只怕替王乡绅捡鞋还不要他哩！”一面骂，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掼，说：“咱老子不做啦，等他送罢！”这里大家见厨子动了气，不做菜，祠堂祭不成，大家坍台。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左说好话，右说好话，好容易把厨子骗住了，一样一样的做现成了，端上去摆供。

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族长陪祭，大众跟着磕头。虽有赞礼生在旁边吆喝着，无奈他们都是乡下人，不懂得这样的规矩。也有先作揖，后磕头的；也有磕起头来，再作一个揖的。礼生见他们参差不齐，也只好由着他们敷衍了事。一时祭罢祠堂，回到自己屋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来客往，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送的分子，倒也络续不断，顶多的一百铜钱，其余二十、三十也有，再少却亦没有了。

看看日头向西，人报王乡绅下来了。赵老头儿祖孙三代，早已等得心焦。吃喜酒的人，都要等着王乡绅来到方才开席，大家饿了肚皮，亦正等的不耐烦，忽然听说来了，就赛如天上掉下来的一般，大家迎了出来。

原来这王乡绅坐的是轿车，还没有走到门前，赵温的爹爹抢上一步，把牲口拢住，带至门前。王乡绅下车，爷儿三个连忙打恭作揖，如同捧凤凰似的捧了进来，在上首第一位坐下。这里请的陪客，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王孝廉同王乡绅叙起来还是本家，王孝廉比王乡绅小一辈，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称。他东家方必开因为赵老头儿说过，今日有心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老三的才情，所以也戴了红帽子、白顶子，穿着天青外褂，装做斯斯文文的样子，陪在下面，但是脚底下却没有着靴，只穿得一双绿梁的青布鞋罢了。王乡绅坐定，尚未开谈，先喊了一声“来”！只见一个戴红缨帽子的二爷答应了一声“是”！王乡绅就说：“我们带来的点小意思交代了没有？”二爷未及回话，赵老头儿手里早拿着一个小红封套儿，朝着王乡绅说：“又要你老破费了，这是断断不敢当的！”王乡绅那里肯依。赵老头儿无奈，

只得收下，叫孙子过来叩谢王公公。

当下吃过一开茶，就叫开席。王乡绅一席居中。两旁虽有几席，都是穿草鞋、穿短打的一班人。还有些上不得台盘的，都在天井里等着吃。这里送酒安席，一应规矩。赵老头儿全然不懂，一概托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当下王乡绅居中面南，王孝廉面西，方必开面东，他祖孙两个坐在底下作陪。一时酒罢三巡，菜上五道。王乡绅叔侄两个讲到今年那省主考放的某人，中出来的“闾墨”，一定是清真雅正，出色当行。又讲到今科本县所中的几位新孝廉，一个个都是揣摩功深，未曾上榜之前，早决他们是一定要发达的，果然不出所料，足见文章有价，名下无虚。两人讲到得意之际，不知不觉的多饮了几杯。

原来这王乡绅也是两榜进士出身，做过一任监察御史，后因年老告病回家，就在本县书院掌教，现在满桌的人，除王孝廉之外，便没有第二个可以谈得来的。赵温虽说新中举，无奈他是少年新进，王乡绅正不将他放在眼里。至于他爷爷及方必开两个，到了此时，都变成锯了嘴的葫芦，只有执壶斟酒，举箸让菜，并无可以插得嘴的地方，所以也只好默默无言。王乡绅饮至半酣，文思泉涌，议论风生，不禁大声向王孝廉说道：“老侄，你估量着这制艺一道，还有多少年的气运？”王孝廉一听这话，心中不解，一句话也答不上来，筷子上夹了一个肉圆，也不往嘴里送，只是睁着两只眼睛望着王乡绅。王乡绅便把头点了点头，说道：“这事说起来话长，国朝诸大家，是不用说了。单就我们陕西而论，一位路润生先生，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前头入阁拜相的阎老先生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那一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的制艺，到后来才有这们大的经济。”一面说，一手指着赵家祖孙，嘴里又说道：“就以区区而论，记得那一年我才十七岁，才学着开笔做文章，从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这位史老先生虽说是个老贡生，下过十三场没有中举，一部《仁在堂文稿》他却是滚瓜烂熟记在肚里。我还记得，我一开手，他叫我读的就是《制艺引全》，是引人入门的法子。一天只教我读半篇。因我记性不好，先生就把这篇文章裁了下来，用浆子糊在桌上，叫我低着头念。偏偏念死念不熟。为这上头，也不知捱了多少打，罚了多少跪，到如今才挣得这两榜进